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新”在哪里?

◆ 曹滢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一书广受读者喜爱，市面销售供不应求

为两岸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关键性细节”，“凭史料说话”，对过去的不少因各种因素形成的“成见”给予修正和重评。对北洋政府的重新评估是近年来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这套书系统讨论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内政与外交，展示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北洋时期曾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该书修正了人们的这一印象，指出北洋时期在内政方面虽乱亦有治，在司法等国家制度建设方面迈出了近代化的一步。

在外交方面，顾维钧等一代具有专业素质的外交官被推上历史舞台，“修约外交”策略循法律路线，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为改变中国国际地位作出正面贡献。这套书的每一章由一位受邀学者独立撰写，写完后提交三地学者相互交流提意见。两岸学者之间的交往已有二十余年。在长期学术交流中，双方已形成尊重对方表述方式和写作特色的习惯，交流探讨更多着眼于学术本身，从学术出发，遵循学术规范，允许保留各自语境和表达习惯，对于暂时没有达成共识的“大历史观”和历史问题给予搁置，这种工作方法恐怕是这套书能够顺利成型的一个“巧妙”因素。

“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在学术上不必强求统一表述

同样的方法更多地运用在国共发展及抗战议题中。这是两岸分歧的关键部分，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各自不同的史观和立场显然是难

以避免的，我们的底线是原则问题坚持观点，一些暂时没有共识的具体问题不作专门论述或暂时搁置。”王建朗说。

本书的主编之一黄克武在本书序言中充分记录了两地学者如何“求同存异”。国民党史部分主要由台湾学者负责，共产党史部分由大陆学者操刀。双方观点相互补充，拼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图像。

近期关于教育部修改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消息引起各界热烈关注。在学术界，两岸学者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在这套集“近年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史书中，又有怎样论述的呢？

王建朗说，海峡两岸在过去很

长时间内都习惯称为“八年抗战”。但在大陆学术界逐渐出现变化，“14年抗战”的提法已出现多年，这些年一直是两说并存，根据不同语境、不同场合使用不同表述。十四年抗战和八年抗战，分别指包括局部战争在内的抗日战争全程和全面抗战时期。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战，是局部抗战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七七事变则开启了全面抗战局面。

在公共教育中，普及14年抗战的知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日本对华侵略的长期性，认识到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自有其必要。但在学术研究中，大概很难也没必要以一刀切的办法排斥某一种表述。

“8年和14年各有所指，其实并无根本矛盾。学术界很长时间以来已是两说并存，即是同一学者，也会在不同的场合交叉使用这8年抗战和14年抗战这两个概念。”王建朗说，《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便反映了学界的这一状况。该书第十一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即以14年抗战为内容，第十二章“战时外交：从苦撑待变到大国肇端”则以8年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为内容，该书并未在这一方面强求统一表述。

两岸学术交流“三部曲”曲折拼就完整历史图景

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等重要史料、档案、报刊资料和回忆录等解密，“民国热”兴起，新史料帮助史学界更多的摆脱局限性，尽可能地摆脱“以论代史”。但在王建朗看来，蒋介石

日记的解密更多是提供了细节，对其人其事的评价在此前的大陆学界已经摆脱了刻板 and 单一的印象，新史料的发现深化了已有的研究。

这本书的顺利出版是海峡两岸二十多年来学术互动的结果。台湾学者陈三井先生曾用“境外相遇，犹抱琵琶半遮面”“轻舟已过，两岸猿声啼不住”“海峡春潮，从此千山任可行”概括两岸学术交流的三个阶段，王建朗对此深有感触。“较早时候是台湾学者来大陆比较方便，那时候双方坐在一张桌子上讨论问题，是要提前做好可能会发生交锋或各种意外的心理准备的。”台湾开放自由后，大陆学者到台湾也容易了，两岸有了更多层次、多方位的学术交流，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每年就要派出二十余人次的学者前往台湾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

“随着这些年两岸史学界学术交流 and 往来的频繁，我们感觉这件事(共同撰写)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2011年对台湾和香港学界发出邀请，得到积极的回应。”在这样的共同意愿之下，《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所展示的历史图景不是单一的线性演进，而是千回百转的多面发展：有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的对峙，但不全是黑白分明，成王败寇的叙事。

王建朗说，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主要在做两件事：一是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二是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期间内忧外患，风云变化。“如何深入认识这一段历史，并借此观察现状，思虑未来，是所有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人应当思虑的严肃命题。进一步繁荣两岸学术交流，让两岸民众知道曾经的历史是什么样，这也是两岸之间增长共识、增进情感的重要渠道。”

摘自《小康》微信公众号

玄机无界

达世新



28.自己办公司

不多会，忻飞坐上电梯直上高层，又跟着梦韵穿过面积很大的中西式客厅，这里从家具、布艺乃至摆件上都强烈现出主人的奢华与气派。

“忻飞来啦？”客厅左首的房里传来了林总热情浑厚的男中音。在忻飞听来，就像父亲或是老朋友在招呼自己。忻飞转进书房门，就见林总放下手中毛笔，从临窗铺着宣纸的红木书桌旁向自己走来。他今天穿着件对襟中式马褂，但仍不失穿西装时的风流倜傥。

“林总好！”忻飞有礼貌地叫道。“好好，请这边坐。”林总客气地示意忻飞坐到一张黄杨木交椅上。忻飞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坐这种椅子，落座后感到既新鲜又不自在。两手搁到两边的扶手上又收了回来。林总也在对面的交椅上坐下。他坐得很舒展，气定神闲。

他们隔着张红木大理石拼接的长茶几。旁边置放着一座挺大的落地珉琅质地地球仪。

梦韵就在长茶几的侧面坐下。伸手摆弄起桌上的一套茶具，她沏茶的手势娴熟雅致，宛如一个专职的茶道女子。不多会儿，当他俩端起梦韵递上的紫砂茶杯时，林总转脸笑问忻飞：“怎么样啊，一个多星期了，考虑得差不多了吧？”但忻飞没说话，只是低头抿了一口茶。林总觉得有些异样，手指在扶手上弹了几下。梦韵的睫毛一动，也不禁投来关注的目光。

忻飞在椅子上不自在地移动了下身子：“林总，我由衷感谢您对我的器重和关爱，但我考虑下来觉得……还是应该学您的样，自己办公司。”这话语调虽并不高，但在林听来却犹如忻飞在房间里放了个爆竹，令他耳朵发震。

“自己办公司？”林总追问道，“你资金哪里来？难道你这几天中了大奖？”忻飞的情绪有些稳定下来，开始迎着林总的目光：“当然，如您觉得不便也没关系。”他不想伤着自己的自尊心。

不想来我公司工作，还想要我扶持你自己办公司？这太搞笑了！太过了吧！一股怒气蹿

上林总的心头，他不由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不过，他不会轻易发作，这得益于他多年来的历练。再者他感到这毛孩还真有种！

梦韵对忻飞的决定虽大感意外，但很快也觉得在情理之中，似乎应该帮忻飞一把。她在提起玻璃茶壶给忻飞杯中续水之际，委婉地问道：“忻飞，你向林总借资金，可万一公司办不下去了怎么还贷呢？”这看似质问忻飞，却无形间把话题朝前推进了一步。

林总听到了这话，当即停下了脚步，目光直射忻飞。这时，梦韵走过去把续了水的茶杯递到了林总手上。

忻飞坚定地说：“我觉得我能办好公司，而且资金并不需很大，四五百万就可以了。”“四五百万还不算大？你不是只办个互联网公司吗？”“我得建个数据中心，建个集装箱式的可移动的。”忻飞回答后，又补充道：“万一公司办失败了，这资金我批准还给林总，不会欠到下辈子去。”

林总是个凭实力打拼过来的人，懂得如何与伙伴和对手打交道。也就在他走回座位的短短几十秒时间里，他已盘算好了。“忻飞，说实在的，我很欣赏你，这样吧，我可以把钱借给你，而且分文利息不要，而且做输了也不需要你还钱。但有一条，我们定个期限，当项目办不成时，你就来到我公司上班，怎么样？”

而忻飞也有点发懵，他本来想林总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想不到还有这么一着。他的目光与梦韵交汇了。勇于一搏的他一下拿起茶杯，诚意说道：“好吧，我答应！我以茶代酒，感谢林总的安排！”

“一言为定，祝旗开得胜！”林总也举杯同忻飞相碰：“不过我这里酒可不缺，而且都是好酒，晚上我们再同桌共饮。”忻飞推辞：“我待会儿就走了，不想再占您宝贵时间。”

梦韵忙接上去挽留：“今晚林总已准备了家宴，还特地请了燕云楼的厨师过来。”

忻飞更觉不安，正要说什么，就觉得林总的手肩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哈，上梁山入伙哪有不喝酒的道理。”林总风趣而畅快地说道，“何况晚上并不单独请你。”林总拉起他的手，“来，到阳台去看看，你干航空的，视野开阔很重要喔！”

梦韵俏皮地跟上去说：“这里可真的是‘居’高临下啊，”

8.我的家庭

两间屋子，记得小一点的是父母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大床、一个衣柜，还有一台十八英寸的金星牌彩电；大一点的既是我和姐姐的房间，又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摆了一张小床、一个长沙发、一个五斗柜、一张四方餐桌。没错，最早我是睡沙发的。房子是爸爸单位分配的，爸爸在交通系统下边的轮渡公司工作，一直干到退休。

后来姐姐和我先后住校读书，再后来先后成家。我结婚的时候，夫妻俩仍旧和父母住在一起，挤是挤了点。妻子老家在海岭，在滨海也没有房子。其实早年滨海人的住房条件都差不多，还有几代人窝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我是直到儿子出生后，父母在濠外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搬出去了，才住得宽敞些。

傍晚的时候，我回家了，终于回家了。我趴在大房间外的窗台上，注视着屋子里的每一个细节，我曾经非常熟悉的细节。放心，我很安全，对于爬行和跳跃，已经十分在行。

我特别关心墙上挂着的手撕日历。我想知道，今天是哪一年那一天。哦，看清楚啦，今天是1986年11月8日。我算了一下，这一年我十四岁了，应该在读初二的第一学期。

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晚饭，只见她裹着围裙跑来跑外，往餐桌的一侧摆放碗筷。哦，妈妈的样子变化好大，没想到三十年前竟然是这么干练利落，一刻不停。妈妈是“老三届”知青，和爸爸相识于太嵛东风农场，在农场结婚，生下姐姐以后，妈妈顶替外婆回到了滨海，记得退休前她在滨海外语学院当图书管理员。

餐桌一旁，姐姐正端坐着专心做作业，两条麻花辫真好看。姐姐大我两岁，应该在读高一。对了，她平时住校，每周六下午回家，今天刚好是周末，上世纪八十年代似乎没有双休日。噢，爸爸还没回家？应该是已经下班了，还在路上吧！

“我回来啦！”忽然，门口传来响亮的声音，我确定那不是成年人的声音，那是没有完全发育的男孩的声音。哦，那是我！我喜欢我小时候的样子，不对，是十四岁时候的样

子。不胖不瘦，脑袋圆圆，头发浓密黑亮，不像四十岁以后的我，脑袋既秃，头发又白，应该是基因的作用，我随父亲，像他。

我在离家不远的枫林中学念的初中，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记得我初中的成绩还不错，偏文的科目更出色些，我记性特别好，记年代、记日期、记数字不敢说分毫不差，基本也是八九不离十。不过现在看来，当年的我聪明有余，勤奋不足，每次考试差不多进班级前三就心满意足了，那时候学生的竞争意识不强。现在想来，其实那时候只要稍稍努力一下，考个年级前三或许也不是难事。

姐姐就不同，虽然也在枫林中学念的初中，但三年里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李晓燕”的名字在同学们看来代表着一个传奇，在老师眼中则是拔尖生的标准符号。她是直升滨大附中的，这是当年枫林中学唯一的滨大附中保送生名额。不过，她一直是学霸，大学也是保送的，滨大中文系本硕博连读后留校当了老师。

我发现，穿越回三十年前，似乎也不错。可恨的是，我竟然变成了一只猫。我悄悄爬向窗台边缘，然后纵身一跃，轻巧地落在小房间外的窗台上。然后，肚子尽量紧贴窗台趴下，以防被屋里的男孩——晓军发现。晓军把书包往墙上一挂，随手打开了电视机。

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好大，熟悉的旋律穿过窗户玻璃，飘进我的耳朵，那是日本电视连续剧《青春的火焰》主题曲。哦，这部电视剧我确实看了好多遍，记得那时我很迷恋小鹿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剧就那么几部，《女奴》《血疑》《滨海》，我用脚趾头都能掰得过来，有些台词都背得出，剧中的旋律已经融入我的血液和骨髓。

“电视声音调轻一点！”隔壁屋子姐姐的喊声，把我从沉思中拖了出来。晓军敷衍地随口回了一声“哦”，却并不起身，仍旧懒洋洋地斜靠在床边，目光不离电视机半分。

“晚饭做好了吗？”门口传来洪亮的声音，成年男子的声音。是爸爸，爸爸回家了。

“开饭啦！”终于等来妈妈吹响的晚饭集结号，那无比亲切的声音。“晓燕，收好作业！晓军，关电视！”爸爸也发话了。

现场

周 驭

